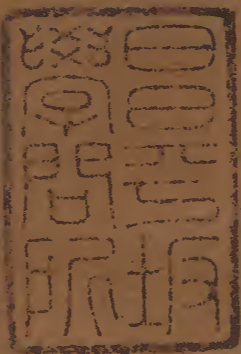


# 荆川裨編

卷之五十四  
卷之五十五



內閣文庫			
漢書	三〇九	六〇	五三函
類	號	冊	架

內閣文庫			
漢書	三〇九	六〇	五三函
類	號	冊	架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3009	
冊數	60 ( 29 )		
函號	366	6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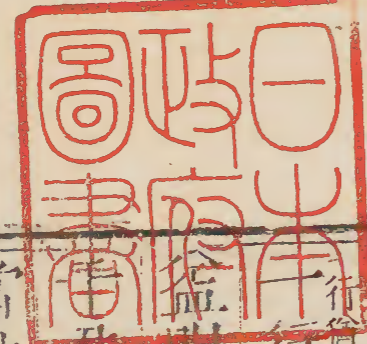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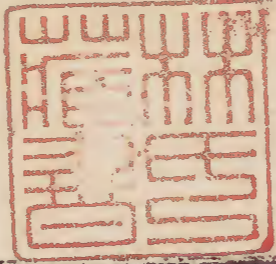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新刊唐荆川先生稗編卷之五十四

淺草文庫

後學吳興茅一楨校

諸家十二曆

日蝕議

唐一行

行會是儒生語未若郭太史西域歷之密也

行日議云日君道也無朏魄之變月臣道也遠日

益虧人臣之象也望而正於黃道是謂臣

君明則陽斯蝕矣又曰十月之交日有食之於曆

當蝕君子猶以為變詩人悼之然則古之太平日不

食星不孛蓋有之矣又曰月或變行以避日或五星

潛在日下禦侮以救日或涉交數淺或陽盛陰微則

不蝕或德之休明則天為之隱雖交不蝕此四者皆德教之所由生也又曰劉歆賈逵近古大儒豈不知軌道所交朔望同術哉日行黃道月有九道其所行之道遇交則有剝蝕之變也至於合朔如合璧則不蝕其交不軌道則食也故驗日食者必以日躔月道之交驗之耳以日食非常故闕而不論魏黃初以來治曆始課日食疎密張子信劉焯賈曾元之徒又謂日月可以密率求以戊寅麟德曆推春秋之時於曆應食而春秋不書者尚多則日食必交限其入限者必不盡食開元十二年七月朔於曆當食半強自交趾至於朔方候之而不食十三年十二月朔於曆當食大半而亦不食然

後知德之動天不俟終日若因開元二蝕不驗遽變交限而從之則差者益多杜預以日月動物雖行度有大量不能不少有盈縮故有交會而不食者是也一行因以負儀度日月之經令二經相掩以驗食分之限又曰日月相會大小相若而月在口下自京師斜射而望之假令中國食之既而南方戴日之下所虧纔半日外反觀則交而不食此則隨地變必復常也又曰使日食皆不可以常數求則無以稽曆數之疎密若可以常數求則無以知政之休咎矣

按通鑑開元二年日食不驗姚崇表請書之史冊其

後太史奏麟德曆疎日食屢不效遂令一行改造新曆今一行乃云開元十二年七月十三年二月於曆當食而不食乃曰德之動天不俟終日孰謂一行諛言復蹈姚崇之武耶何者太史奏日食屢不效實開元九年也是年詔一行作新曆十五年而草成十七年而頒行按一行所論開元十二年日食尚以麟德舊曆驗之而新曆猶未成也舊曆日食屢不效此乃曆疎之故而一行乃云德之動天不俟終日恐未免蹈姚崇之武也

交食起復方位 二節

沈括 後同

或問予以日月之形如丸邪如扇也若如丸則其相遇豈不相礙予對曰日月之形如丸何以知之以月盈虧可驗也月本無光猶銀丸日耀之乃光耳光之初生日在其傍故光側而所見纔如鈎日漸遠則斜照而光稍滿如一彈丸以粉塗其半側視之則粉處如鈎對視之則正圓此有以知其如丸也日月氣也有形而無質故相直而無礙

又問日月之行日一合一對而有蝕不蝕何也予對曰黃道與月道如二環相疊而小差凡日月同在一度相遇則日為之蝕在一度相對則月為之虧雖同

一度而月道與黃道不相近自不相侵同度而又近黃道月道之交日月相值乃相凌掩正當其交處則蝕而既不全當交道則隨其相犯淺深而蝕凡日蝕當日道自外而入于內則蝕起于西南復于東北自內而交出于外則蝕起于西北而復于東南日在交東則蝕其內日在交西則蝕其外蝕既則起于正西復于正東凡日蝕月道自外入內則蝕起于東南復于西北自內出外則蝕起于東北而復于西南月

在交東則蝕其外月在交西則蝕其內蝕既則起于正東復于西交道每月退一度餘凡二百四十九交而一朞故西天法羅喉計都皆逆步之乃今之交道也交初謂之羅喉交中謂之計都

### 論蝕限

慶曆中有一術士性李多巧思嘗木刻一舞鍾馗高二三尺右手持鐵簡以香餌置鍾馗左手中鼠緣手取食則左手扼鼠右手運簡斃之以獻荆王王館於門下會太史言月當蝕於昏時李自云有術可禳荆王試使為之是夜月果不蝕王大神之即日表聞詔付內侍省問狀李云本善曆術知崇天曆蝕限太弱此月所蝕當在蜀中以微賤不能自通始以機巧干

荆邱今又假襍禮以動朝廷耳詔送司天監考驗李  
與判監楚衍推步日月蝕遂加蝕限二刻李補司天  
學生至熙寧元年七月日辰蝕東方不効却是蝕限  
大強曆官皆坐謫令監官周琮重修復減去慶曆所  
加二刻苟欲求熙寧日蝕而慶曆之蝕復失之議久  
紛紛卒無巧算遂廢明天復行崇天至熙寧五年衛  
朴造奉元曆始知舊蝕法止用日平度故在疾者過  
之在遲者不及崇明二曆加減皆不曾求其所因至  
是方究其失

晝夜刻數

通考

書堯典日永日短蔡氏傳日永晝六十刻夜四十刻  
日短晝四十刻夜六十刻授時曆夏至晝六十二刻  
夜三十八刻冬至晝三十八刻夜六十二刻按先儒  
說此等不同處皆云晝夜刻數與日出入刻數不同  
蓋日未出前二刻半而天已明即屬乎晝日已入後  
二刻半而天未暝亦屬乎晝故晝刻常多於日出入  
刻五刻或以晝夜刻數言或以日出入刻數言所以  
不同近代三山林永叔齊如此說然今授時曆日出  
入刻數即是晝夜刻數觀於春秋分晝夜皆五十刻  
則日必出卯中入酉中可見往往地有在南在北之

不同蔡氏據地中而言故晝夜刻數長極于六十短止於四十授時曆據今燕都而言故晝夜刻數長極於六十二短極於三十八其不同以此而已愚蓋因國朝名臣事略郭太史守敬之說而推之如此郭氏之說極明備觀者盍亦攷焉

分至晝夜長短

管窺

曆中晝夜刻數長短大抵冬至夏至左右皆十二日十日進退一刻春秋分左右皆只五六日進退一刻日之長短係黃道過北之不同蓋北極出地三十六度故自赤道北之天體皆以近北極之故在地上多在

地下少南極入地三十六度故自赤道南之天體皆以近南極之故在地下多在地上少所以黃道自北過南則日入地漸深日出地漸少而刻數漸晝減而夜增黃道自南過北則日入地漸淺出地漸高而刻數漸晝增而夜減但春秋分是黃道與赤道交處日就豎處行則過北之勢直而速故只五六日進退一刻冬至夏至黃道與赤道相去各三十四度為最遠日就橫處行或自西而趨東或自東而趨西其過為南北之勢斜而緩故十日二十日方進退一刻按圖可見矣

五星議 三節

唐一行

歲星自商周迄春秋之季率百二十餘年而超一次至戰國其行浸急及漢哀平間八十四年而超一次因以為常此其與餘星異也姬氏出於威靈仰之精受木行正氣歲星主農祥后稷憑焉故周人常閱其機祥而觀善敗其始王也次于鶉火以達天龜及其衰也滯於玄枵以害烏帑又其後也歲星失行於上而侯王不寧于下則木緯失行之勢宜極於大運之中理數然也唐開元十二年上距西漢河平三年七日五十年考其行度猶未甚盈縮則哀平後不復每

歲漸差也春秋僖公六年歲陰在卯歲星在析木昭公三十二年亦歲陰在卯歲星在星紀三統曆因為超一次之率考其實猶百二十餘年超一次近代諸曆以八十年齊之或行速而用緩率故或差三次於古或差三次於今一行因為歲星差合術且曰五事感於中而五行之祥應於下五緯之變彰於上王者失典刑之正則星辰之亂行汨彝倫之叙則天事為之無象當其亂行無象又可以曆紀齊乎故襄公二十八年歲在星紀而滯于玄枵至三十年始及婁訾之口超次而前二年守之其餘皆此類也又曰五



星留逆伏見之數表裏盈縮之行皆繫之於時而象之於政不然皇天何以陰陽下民警悟人主哉近代算者昧於象占者迷於數觀五星失行皆謂之曆舛故校曆必稽古記註入氣行度上下相距反覆相求苟獨異常失行可知矣

一行既謂五星失行不可以曆紀齊觀五星失行者亦不可歸罪於曆舛猶且詳為歲星差合之術又參較諸曆五星行度數百事其故何也太史公之言曰五星失軌度則占又曰雖有明天子必占熒惑之所<sup>提</sup>在是知五星遲留伏見足以驗政治之得失故古人

詳為之法也

五星行度有舒有速金水輔日而行謂之輔星一歲一周天火曰熒惑二歲周天木曰歲星歲易一次十二歲而周天土曰鎮星三十歲而周天其盈縮也近日而疾遠日而遲去日極遠勢盡而留此其大略也

五星行度

沈括

予嘗考古今曆法五星行度唯留逆之際最多差自內而進者其退必向外自外而進者其退必由內其跡如循柳葉兩末銳中間往還之道相去甚遠故兩末星行成度稍遲以其斜行故也中間成度稍速以

其徑捷故也曆家但知行道有遲速不知道徑又有斜直之異熙寧中預領太史令衛朴造曆氣朔已正但五星未有候簿可驗前世修曆多只增損舊曆而已未曾實考天度其法須測驗每夜昏曉夜半月及五星所在度秒置簿錄之滿五年其間剔去雲陰及晝見日數外可得三年實行然後以算日綴之古所謂綴術者此也是時司天曆官皆承世族隸名食祿本無知曆者惡朴之術過已羣沮之屢起大獄雖終不能揺朴而候簿至今不成奉元曆五星步術但增損舊曆正其甚謬處十得五六而已朴之曆術今古

才有為羣曆人所沮不能盡其藝惜哉

三正若循環說

考索

太史公律書言兵之當用與否以配陰陽之周旋言神生於無而成於有以配律聲之相因及其論曆也先言古曆作於孟春必驗子規嗥為寅月鷄鳴三聲為寅時次言王者之正必率天由人三苗亂德而孟正月殄滅舜禹相命而寅正以建又其次言商丑周子若循環然窮則反本秦人未睹其真漢初復仍其舊至於武帝太初而始用夏正也觀太史公之言之意即夫子行夏之時之說也其意若曰三王之正若

循環然夏寅商丑周子亦既窮矣秦人當復建寅而  
反建亥漢當反秦而復因秦是窮當反本而不知反  
也蓋至於太初之元方反本耳其論忠質文之尚亦  
曰三王之道若循環蓋言周秦文弊漢當復用夏忠  
也其論漢得天統亦述漢除秦暴所以承天順人繼  
三王之統也班固不悟此意乃以斷蛇著符為得統  
之證則非矣雖然太史公之論曆也既主寅正而言  
律則本黃鍾建子之月且曰萬事根本者何哉嗟乎  
此太史公所以深得以律起曆率天由人之意也

三統曆譜說

易春秋天人之道

劉氏謂春秋書一元以統始易有太極也春秋二以  
目歲太極生兩儀也於春每月書王王正月王二月  
王三月是也  
易象三極之統也於四時雖無事必書時月兩儀生  
四象也時月以建分至啓閉之分四象生八卦也象  
事成敗八卦定吉凶也朝聘會盟吉凶生大業也易  
天也春秋人也故易春秋天人之道也夫易有太極  
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  
凶生大業易上繫之文也劉氏從而附合春秋之條  
是則然矣惟於春每月書王象易三極之說廁於兩  
儀生四象之間未免牽合附會強生一說觀歆之意

蓋欲以此數條附太衍之數耳其說曰元始一也春秋二也三統三也四時四也一二三四合為十也以五乘十大衍五十之數也道據其一故其用四十九也歆之意如此烏得不加書王象三極之極則諸兩儀四象之間哉大衍之數分而為二以象兩掛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於扚以象閏此與太極生兩儀之文不相屬而歆附會之所以有拘而不通者也況歆以太極三統兩儀四象合為大衍之數其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之說則又不言其所以合大衍之數之意又何謂哉杜預言其最疎班固誤

以為最密隋志言其辨而非實班固惑之遂採以為志其謂是歟曆譜乃曰以其法乘其法得其數始推類半是半非不夫易春秋之道未嘗不貫通正不必可以盡信也牽合其文而強合其義亦不必以春秋虛數合大衍實數也人之耳目鼻口脉絡未嘗不貫通而必欲強合其形則拘矣唐志曆法曰漢曆一本於律劉歆以春秋易象推合其數蓋附會之說也唐志之言盡之矣劉子政以五福配六極一極無所附遂足之以厥罰耗之說歆蓋蹈此其父說矣向以王鳳擅權之故而推洪範之應其意則忠歆以王莽即真之故而多

為附會之談其意則佞此尤不可不辨者也

古日法月法會數通數之類不可悉紀每一曆各垂

一法要其歸則一而已一行更積法積算之法曰演法更

日法曰通法更周天曰乾實與夫班志以紀為統姜

岌以元為紀其名不齊考論其實斯可矣邊韶之議

曰數出於秒忽以成毫釐毫釐積以成方寸兩離既

定日月離行初行生分積分成度日行一度一歲而

周故為法者各生度法法有疎密兩科其歸二也斯

言可以類通矣

論大衍曆

一行倚大衍之數立推步之法是一行求合於大衍

者也非大衍合一行之數也大衍之數無窮倚此數

立此法庶乎其有所據依亦猶太初以律起曆之意

也一行曆本議曰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

合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此易繫之文一行舉以

為議曆之本蓋其意所主在乎五位相得而各有合

之一言是以推而廣之無往而不合也歐陽修志唐

曆曰曆起於數數者自然之用也其用無窮而無所

不通以之於律於易皆可合也是亦一行之意歟雖

然一行亦豈能外諸曆家之法而獨推大衍而為法

歟一行變諸家之法之名而從大衍之數也諸曆雖不倚大衍以立法而其中亦有與大衍暗合之道矣一行之言曰天數始於一地數始於二此即易繫天一地二之說諸曆之所同用也所謂天數中於五地中於六為二中此即班固志五六者天地之中合之說也所謂天數終於九地數終於十為二終此即班志十九年為章合天地終數得閏法之說也所謂天有五音所以司日地有六律所以司辰此即楊子雲聲生於日律生於辰之說也此其與諸家之說同者如是也自一而降為五行生數自六以往為五行成

數一六而退極五十而增極中極居五六之間故一六退極五增極也

六為爻位之統五十為大衍之母大衍之說五十者

一生而六成之一與六合所以為爻位之統五生而十成之五與十合所以五與十為大衍之母也又曰

五至十則六七八九在其中間矣大衍之數五十而六為太陰七為少陽八為少陰九為老陽皆自五十

之數之揲也故曰五十大衍之母也自一至六則二三四五在其中間即六爻之數也故曰一六爻位之

也統成數乘生數其算六百為天中之積成數六七八九十生數一

二三四五成數共成四十也生數共為十五也以四

十乘十五則是四十箇十五共得六百之數也以十

五乘四十亦得六百之數也生數乘成數其算亦六百為地中之

積合千有二百以五十約之則四象周六爻也千二

數五十箇二十四也四六乘除活法以二十四約之則太極包

四十九用也也虛一不用太極包四十九用也綜生

數約中積皆十五積成數四百也四十箇十五則得中

十綜成數約中積皆四十亦得中積六百之數故曰

生數約中積四十也十五四乘六百之數故曰兼而推天

數可也復約之而歸于十五四亦亦可也

地之數以五位取之復得二中之合也即五十與十五

數二十五地數三十天地之數五十有五與地合也

天之中數五地之中數六也五五二十五五六三十

共成五十有五故曰以五著數之變九六各一乾坤

之位取之復得二中之合也也著數之變九六各一乾坤

之象也乾為九九老陽坤為六七八各三六子之象

也七為少陽震長男坎中男艮少男凡三少陽也故

八為少陰巽長女離中女兌少女凡三少陰也故

爻象通乎六十策數行乎四百四十是以大衍為天

地之樞如環之無端此一行取以為起曆之法也其

候卦則本乎月令七十二候日卦則本乎孟氏章句

十二卦主十二定朔則本乎劉孝孫傳仁均歲差則

月復遘之類也也本乎虞喜何承天更積法曰演法變日法曰通法改

周天曰乾實此又一行變諸曆法之名以從大衍之

類也唐志曰自太初至麟德曆有二十三家與天雖

近而未密也至於一行密矣其倚數立法固無以易

也後世雖有改作皆依倣而已唐志之言誠是也特

其知大衍之曆倚易數之法而不知其變諸曆之衍

以從大衍之數是以表而出之

大衍演天地之數

以大衍起數者自伏羲始以大衍名曆者自一行始夫衍者演天地之數也後世之曆多以古律起而一行大衍曆獨以易數起焉勾稽微妙分積毫釐蓋有得於伏羲之遺畫君子安可以疎議一行哉今以大衍曆觀之一六為爻位之統五十為大衍之毋合二始以位剛柔所以明天一地二之數也合二中以通律呂所以正天五地六之數也合二終以紀閏餘所以窮天九地十之數也以生乘成互於六百而得天中之積焉以成乘生吾又於六百而得地中之積焉

自一六至五六一七至五七一八至五八一九至五九一十至五十生成相乘各有六百吾又於是而得千二百之算焉一行固非拘於數者蓋積黍之法可行而黍之小大則不可積斷竹之制可做而孔之厚薄則不可均按尺之說可驗而尺之長短則不可證又孰若以無形而御有形以不物而制有物哉吁此大衍曆起於易所以為後世之精密者歟不然唐自大初至麟德凡二十三家何以獨稱美於大衍乎然而大衍起算亦不專於易也蓋歲星得於虞喜日食衝於羗岌定朔得於傅仁均九道得於張子信而演



紀之端日在虛一度又得於堯之甲子此尤足以見其通而不溺於術數也

總論諸曆 三節

西漢之曆莫善於太初東漢之曆莫善於四分由魏至隋莫善於皇極在唐則大衍為善在五代則欽天為善然其立法各有不同太初以八十一為日法四分則用蔀月九百四十皇極則用一千二百四十二大衍則用二千四十欽天則用七千二百其多寡之異何耶太初以三百八十五為斗分四分則用章法十九皇極則用萬二千一十有六大衍又以七百七

十九為虛分欽天則一千八百八十四其損增又如此之異何耶太初諸曆則日為一法度為一法至大衍又合日度為一法太初諸曆則餘分置於斗分至大衍則餘分置於虛分此又何耶太初之曆本於鍾律以八十一分為統母其數起於黃鍾之籥而終漢之曆號為最詳開元之曆本乎大衍以四十九分為算而終唐之世號為最密是非所祖之多門而為數則同也黃帝造曆元起辛卯高陽氏起乙卯虞舜用戊午夏商周以三統改正朔是非立元之多門為數則同也漢靈帝時劉洪作乾象曆以五百八十九為

紀四百四十五為斗分魏文帝時韓翊造黃初曆以  
四千八百八十三為紀法千二百五為斗分漢之曆  
或八十一為法魯之曆或以九百四十為算是非倚  
數之多門而為數則一也

自劉歆作三統曆推易以合春秋然後知作曆不可  
無所本自杜預序長曆以為天運必有差而後知用  
曆之不可有所拘秦漢以來古曆不傳所存者自黃  
帝至魯凡七家其用於漢初惟顓帝曆耳然度數之  
失服色之乖議者已非之豈非法則久弊變而通通而  
久固有所待耶且太初之曆非不密也然可行於武

帝之時至章帝則復失矣四分之曆非不精也然可  
用於章帝之時至百年而復差矣唐高祖始用大衍  
曆至高宗之麟德則變至中宗之景龍則又變殆明  
皇時大衍用而景龍又廢矣大衍之精密宜可傳遠  
也未幾而復差則為五紀為正元為觀象為崇元又  
何其紛紛耶蓋隨時變通正大易革象之義宋朝之  
曆率二十年一差又復訂正其以是歟

天之高也日月星辰之遠也寒燠雨暘氣數之不齊  
章部紀元餘分之所積以千百年計之猶可運之掌  
上及其久也有非巧之所能計者此曆久則必差勢

之所必至也治曆明時之君子因其差之未遠革而正之無難也其或盡更前人之法而更復疎遠其或增損前人之舊而更加詆毀則非矣自昔黃帝以來曆凡五十餘家皆由氣朔躔度或先天或後天微有不應曆象則曆法從而變黃帝始調曆顓帝為曆宗至漢則不能定疎密漢人課之詳矣由漢以來太初曆法為第一三統四分乾象或因革焉而復在疎密之間蓋三統則甚疎而乾象則甚密也乾象之曆為推步之師表韓翊楊偉咸遵其舊法而不及深妙翊又復據其術而背其言唐自開元大衍之曆行算數

備悉其後雖屢有變更皆不外於一行之數改曆者又從而指其疎謬不特此也北齊文宣悅宋景業識緯之佞而改行天寶曆隋高祖喜張賓陳代謝之證而改行開皇曆上之人所以改曆者悅喜諛佞初不為敬天授民而設也劉孝孫曆法甚精輒為劉暉所抑劉焯推占至詳常不為張胄元所容下之人所以造曆者冒寵嗜利初不揆其法之是非也操是心以往其何以議曆為哉是以知天道遠曆法推測不能每事中程其曰日食不效更考日度可也其曰斗分有差更定密率可也其曰五星疎遠更驗星躔可也

其或一事不中程乃盡更前人之法大抵因其實而實其名異其所入之門而同其所歸之極如宋何承天曆法齊用之則為齊曆隋張賓用之則為隋曆也如劉孝孫曆法劉焯更名七曜曆其後又更為皇極曆也一法而異用一曆而數名大抵然也然則自古迄今五十餘曆其立法之異者太初曆本於律大衍曆本於易是也其餘皆襲舊法而增損焉耳

論曆疎密 五節

朱熹

今之造曆者無定法只是趕趁天之行度以求合或過則損不及則益所以多差因言古之鍾律紐等寸

分毫釐絲忽皆有定法如合符契皆自然而然莫知所起古之聖人其思之如是之巧然皆非私意撰為之也意古之曆書亦必有一定之法而今亡矣三代而下造曆者紛紛莫有定議愈精愈密而愈見差舛不得古人一定之法也堯舜以來曆至漢都喪失了不可考緣如今是這大總紀不正所以都無是處康節曆十二萬九千六百分大故密今曆家所用只是萬分曆萬分曆亦自是多了他如何肯用十二萬分毫釐天之外無窮而其中央空處有限天左旋而星拱極仰觀可見四遊之說則未可知然曆家之說乃以算

數得之非鑿空而言也若果有之亦與左旋拱北之說不相妨此虛空中一圓毬自內而觀之其坐向不同而常左旋自外而觀之則又一面四遊以薄四表而止也

曆法要當先論太虛以見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一一定位然後論天行以見天度加虛度之歲分歲分既定然後七政乃可齊耳

謂天之運無常日月星辰積氣皆動物也其行度疾速或過不及自是不齊使我之法能運乎天而不爲天之所運則其疎密遲速或過不及之間不出乎我此虛寬之大數雖有差忒皆可推而不失矣何者以我法之有定而律彼之無定自無差也

古人曆法疎闊而差少今曆法愈密而愈差界限愈密則差數愈遠何故以界限密而愈越多也其差則一而古今曆法疎密不同故爾看來都只是不曾推得定只是移來轉合天之運行所以當年合得不差明後年便差元不曾推得天運只是旋將曆去合那天之行不及則添些過則減些以合之所以一二年後又差如唐一行大衍曆當時最謂精密只一二年後便差

論作曆 三節

考索

漢之曆大率百年而一變唐之曆大率四十年而一變近年以來作曆委之星翁曆家專政故大率二十年一變由今而欲考新曆之異同驗交蝕之得失蓋亦委之儒者乎至宋朝司天有監大史有局皆以儒臣提舉之今日能舉行其制則推五星聚奎必有如竇公儼者定渾儀占象必有如蘇公頌者

善言曆者當因天以求合不為合以驗天不善言曆者為合驗而已矣善言曆者有三說一曰氣二曰象三曰數不善言曆者數而已矣蓋數可以類推而日

月星辰之行有象而見于上四時寒暑之炁無形而運于下二者皆動物也其可執其一定之數以驗其運行而不息者乎故嘗謂清臺之候乃曆象之元龜也一晷度之差吾志矣一星辰之動吾著焉旦旦而求之步其前者推其後來而毫髮無遺算奈之何類為合以驗天而執其一定以驗二者之常動此漢唐以來治曆者無慮數十家其始未嘗不密而後未嘗不疏者豈非以此歟所貴乎治曆明時之君革卦第子正以隨時變通也四十九象言治曆明時或者以為合大衍之數非也蓋曆久必差不可不改革耳

蔡氏曰當初造曆便合併天運所蹉之度都算在裏  
幾年蹉幾分幾年蹉幾度將這蹉數都做正數算直  
推到盡頭如此庶幾曆可以正而不差也

論授時曆

葉子奇

曆自上古黃帝以後莫不隨時考驗以與天合故曆  
法無數更之弊及秦滅先世之術置閏於歲終古法  
殫廢矣由漢而下以積年日法為推步之準以至於  
今夫天運流行而不息欲以一定之法拘之未有久  
而不差之理差而必改其勢有不得不然者乃命改  
造儀象日測月驗以與天合庶永終無弊元詔定曆

名曰授時取堯典敬授人時之義自古曆多用一定  
之法故未久而差由不知天為動物而歲亦略有差  
也古曆雖立差法五十年差一度又太過一百年差  
一度又不及七十五年差一度稍為近之尚未精密  
元朝以八十一年而差一度算已往減一算算將來  
加一算始為精密

論回回曆

餘東緒錄

漢律曆志曰三代既沒五伯之末史官喪紀疇人子  
弟分散或在夷狄夷狄之有曆亦自中國而流者也  
然東夷北狄南蠻皆不聞有曆而西域獨有之蓋西

域諸國當崑崙之陽於諸夷中爲得風氣之正故多  
異人若天竺梵學婆羅門伎術皆西域出也自隋唐  
以來已見於中國今世所謂回回曆者相傳爲西域  
馬可之地年號阿剌必時異人馬哈麻之所作也以  
今考之其元實起於隋開皇十九年己未之歲其法  
常以三百五十五日爲一歲歲有十二宮宮有閏日  
凡百二十有八年閏三十有一日又以三百五十四  
日爲一周周有十二月月有閏日凡三十年閏十有  
一口歷千九百四十一年而宮月甲子再會其白羊  
宮第一日日月五星之行與中國春正定氣日之宿

直同其用以推步分經緯之度著陵犯之占曆家以  
爲最密元之季世其曆始東逮我

高皇帝之造大統曆也得西人之精乎曆者於是命  
欽天監以其曆與中國曆相參推步迄今用之今按  
歲之爲義於文從步從戌謂推步從戌起也白羊宮  
於辰在戌豈推步自戌時見星爲始故與

御製文集有授翰林編修馬沙亦黑馬哈麻敕文謂  
大將入胡都得秘藏之書數十百冊乃乾方先聖之  
書我中國無解其文者聞爾道學本宗深通其理命  
譯之今數月測天之道甚是精詳時洪武壬戌十二



月也二人在翰林凡十餘年豈所譯者卽此曆書與  
常竢知者考諸

唐志九執曆者出于西域開元六年詔太史監瞿曇  
悉達譯之斷取近距以開元二年二月朔爲曆首度  
法六十月有二十九日餘七百三分日之三百七十  
三曆首有朔虛分百二十六周天三百六十度無餘  
分日去沒分九百分度之十三二月爲時六時爲歲  
三十度爲相十二相而周天望前曰白博又望後曰  
黑博又其算皆以字書不用籌策其術繁碎或幸而  
中不可以爲法名數詭異初莫之辨也陳玄景等持

以惑當時謂一行寫其術未盡妄矣

策曆問對

策海正傳

自古帝王之治天下莫不以治曆明時爲首務義  
和欽天之法其詳不可得而聞矣漢作三統曆始  
立積年日法爲推步之準後世因之歷唐及宋作  
者無慮數十家然行之未久輒復更易其故何耶  
堯典以閏月定四時而後世又有所謂歲差之說  
不知昉於何人豈置閏之外復有所謂差之說歟  
我朝大統曆法悉用勝國授時曆之制不用積年  
日法以歲實加氣應求冬至以中積加閏應求經

朔行之二百餘年無有改者諸家之曆皆有元顧不能久授時曆不立元乃能久而無弊何歟夫天運無形而難知所可見者日月之交而已書詩春秋所載日食俱在朔漢魏以後日食或在晦何歟近年之來步交食者率多先後不同而不能一一密合或謂授時曆法久而不能無差建議欲增損之者不知果真有所見歟今論曆者或曰有一定之法或曰無一定之法不過隨時考驗以合於天而已若果有一定之法則皆可以常數求而修德格天之說爲不足信若果無一定之法則不可以

常數求而考測推步之術爲不足憑矣是皆載諸史冊班班可考

造曆者有一定之法乎其無一定之法乎日月之運行星辰之次舍凡可以推步而知之者亘古今而不變者也而曰無一定之法吾不信也日月之有盈縮朏朧之不齊焉星辰之有遲留疾伏之不同焉而錯綜往來出入于二道之間雖竭天下之智巧而不能盡者也而曰有一定之法吾不知也於不可一定之中而參之隨時考驗之術是乃所以爲一定之法也則於曆也其庶幾乎杜預有曰治曆者當順天以求

并川不終  
合非爲合以驗天知乎此則可與言曆矣請因明問  
而敬陳之曆數之說其來遠矣書曰欽若昊天曆象  
日月星辰敬授人時曰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曰協  
用五紀若者順之謂也在者察之謂也協者合之謂  
也卽順天以求合之意也易曰澤中有火革君子以  
治曆明時革者改也卽隨時以更改之意也由是言  
之則二帝三王之所以治曆者其法雖不盡傳其意  
可得而知矣自漢劉歆作三統曆以一十四萬四千  
五百一十有一爲積年以黃鍾八十二爲日法行之  
一百八十餘年而後天七十八刻其法不行迨及魏

晉以迄唐宋作者無慮數十家皆有積年日法而行  
之愈不能久有百年而改者矣有三四十年而改者  
矣有一二年而卽改者矣是何也天有不齊之運而  
曆拘一定之法不知以順天求合故也元許衡郭守  
敬之造授時曆也一以考測爲主取二至遠近日晷  
酌其中而用之以至元辛巳歲前冬至日時分秒爲  
氣應以冬至距朔之日爲閏應而歷代所謂積年之  
法俱廢矣以日爲萬分分爲百秒而歷代所謂日法  
俱廢矣今以其法推之以歲實加氣應卽來歲之冬  
至也以歲實加閏應滿朔實去之卽來歲之閏餘也

上考往古則每百年長一下驗將來則每百年消一  
何其密而備也簡而明也所以順天以求合而不為  
合以驗天者也夫曆法之所以易於差忒者以宿度  
之未真而宿度之未真以天運之不齊耳何也周天  
三百六十有五四分之一言其常數也殊不知天運  
常有餘而歲運常不足其差甚微人初不覺晉虞喜  
以為五十年退一度何承天以為太過倍之而又不  
及劉焯折取二家中數為七十五年折之近似矣然  
天有自然之運而以已意斷之可乎故郭守敬始測  
景驗氣減周歲為三百六十五日二十四分二十五

秒加周天為三百六十五度二十五分七十五秒強  
弱相減差一分五十秒積六十六年有奇而退一度  
定為歲差夫古未有閏也至堯而後置閏閏法立則  
四時之氣候齊矣古未有歲差也至虞喜諸人而後  
有歲差歲差立則七政之躔度明矣二者相用而不  
可偏廢者也天運之可驗者莫顯于日月之交食而  
交食之不爽又係乎朔望之有定耳何也日行一度  
月行十三度有奇言其平行也二十九日有奇而會  
言其經朔也殊不知日者陽之精也行南陸則盈行  
北陸則縮月者陰之精也近日則行疾遠日則行遲

古者止用經朔故月一大一小日食或在朔二月食或在望之前後漢魏以後日食多在晦其弊蓋坐此也張衡以月行遲疾分爲九道何承天以日行盈縮推定小餘唐李淳風作甲子元曆始立定朔之法淳風又以晦月頻見乃以朔日小餘在日法四分之三已上者虛進一日謂之進朔進之誠是矣然日躔有自然之度而以已意附之可乎故虞翻嘗曰朔在會同苟躔次既合何疑於頻大日月相離何拘於間小一行亦曰天事誠密雖四大三小庸何傷郭守敬祖用其說一以辰集時刻所在之日爲定朔夫定朔立

則交會之時日不紊矣交會准則天運之先後可驗矣二者相因而不可失一者也

我朝大統曆法悉用授時曆之制洪武中漏刻博士元統節取其法以洪武十七年甲子爲曆元其實因之而未嘗改也迄今百五十餘年行之而無弊近年以來因交食之際有先天後天之不同而不能一一密合議者遂謂其法已久不能無差而欲增損之者愚以爲得其人則可不得其人恐未可輕議也蓋嘗讀元史李謙曆議而玩其測驗之法自近日以至遠日自近地以至遠地東極高麗西極滇地南踰朱崖

北盡鐵勒不可謂不精矣而又上考往古自春秋獻  
公以來二千一百六十餘年類皆脗合不可謂不密  
矣何所據而增損之乎或者又疑元統有年遠數盈  
漸差天度之說殊不知所謂歲差云者謂冬至日躔  
赤道之度耳是固當改者而非謂氣朔也氣朔不可  
改也若曰天運難測或有未盡之數久而方覺則其  
要又在乎測驗而已今許衡郭守敬所造簡儀仰儀  
及諸儀表之制具載於史或可倣而行之否乎雖然  
愚又有說焉戴記有曰聖人有國則日月不食星辰  
不孛朱子曰王者修德行政用賢去姦能使陽盛足  
以勝陰則月常避日而不食是或一道也君天下者  
於日月之薄蝕豈可一諉於數哉

新刊唐荆川先生稗編卷之五十四

新刊唐荆川先生稗編卷之五十五

門生毘陵褚洺考校

諸家十三 地理

天地脩衍中邊等論

朱熹 後同

天問東西南北其脩孰多南北順墮其衍幾何朱子曰脩長也墮狹而長也衍餘也此問四方長短若何若謂南北狹而長則其長處所餘又計多少也答曰地之形量固有當窮但既非人力所能徧歷算術所能推知而書傳臆說又不足信惟靈憲所言八極之廣原於歷算若有据依然非專言地之廣狹也柳對

直謂其極無方則又過矣○問周公定豫州爲天地之中東南西北各五千里今北邊無極而南方交趾便際海道里長短夔殊何以云各五千里朱子曰此但以中國地段四方相去言之未說極邊與際海處南邊雖近海然地形則未盡如海外有島夷諸國則地猶連屬彼處海猶有底至海無底處地形方盡周公以土圭測天地之中則豫州爲中而南北東西際天各遠許多至於北遠而南近則地形有偏耳所謂地不滿東南也○或問周禮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南則景短多暑日北則景長多寒

日東則景夕多風日西則景朝多陰鄭註云日南謂立表處太南近日也日北謂立表處太北遠日也景夕謂日昃景乃中立表處太東近日也景朝謂日未中而景中立表處太西遠日也朱子曰景夕多風景朝多陰此二句鄭註不可非但說倒了看來景夕者景晚也謂日未中而景已中蓋立表處近東則取日近午前景短而午後景長也景朝謂日旣中而始得朝時之影蓋立表太西則取日遠午前景長而午後景短也問多陰多風之說曰今近東之地自是多風如海邊諸郡極多風每如期而至如春必東風夏必



南風不如此間之無定蓋土地曠闊無高山之限故風各以其方至其舊在漳泉驗之早間則風始生至午而盛午後則風力漸微至晚則更無一點風色未嘗少差蓋風隨陽氣生日方升則陽氣生至午而陽氣盛午後則陽氣微故風亦從而盛衰如西北邊多陰非特山高障蔽之故自是陽氣到彼處衰謝蓋日到彼方午則彼已甚晚不夕即落故西邊不甚見日古語云蜀之日越之雪言其少也所以蜀有漏天言其地多雨如天漏然以此觀之天地亦不甚闊以日月所照及寒暑風陰觀之可以驗矣○朱子曰河圖

言崑崙者地之中也地下有八柱互相牽制名山大川孔穴相通素問曰天不足西北地不滿東南註云中原地形西北高東南下今百川滿湊東之滄海則東西南北高下可知矣○或問天竺國去處極闊朱子曰以崑崙山言之天竺直崑崙之正南所以土地闊而所生亦多異人水經云崑崙去高山五萬里看來不會如此遠蓋中國至于闐二萬里于闐去崑崙無緣更有三萬里文昌雜錄記于闐遣使來貢獻使者自言其西千三百餘里即崑崙山今中國在崑崙之東南而天竺諸國在其正南水經又云黃河自崑

崙東北流入中國如此則崙崙當在西南上或又云西北不知如何恐河流曲折多入中國後方見其東北流耳佛書所說阿耨山者卽崙崙也云山頂有阿耨大池水分流四而去爲四大水入中國者爲黃河入東海其三面各入南西北海如弱水黑水之類大抵地形如饅頭其撚尖則崙崙也○朱子曰自古無人窮至北海想北海只挨着天殼邊過緣北海地長其勢比海不甚闊地之下與地之四邊皆海水周流地浮水上與天接天包水與地

問佛家所謂天地四州之說果有之否曰佛書有之

中國爲南禪部州天竺諸國皆在南禪部州東弗于逮西瞿耶尼北鬱單越亦如鄒衍所說赤縣之類四州統名娑婆世界如是世界凡有幾所而娑婆世界獨居其中其形正圓故所生人物亦獨圓正象其地形蓋得天地之中氣其他世界則形皆偏側尖缺而環處娑婆世界之外不得天地之正氣故所生人物亦多不正但其言日初出時先照娑婆世界故其氣和其他世界則日之所照或正或曷故氣不和只他此說便自可破彼言日之所照必經歷諸世界了然后入地則一日之中須歷照四處方得周匝今纔得

照娑婆一處卽以曠黑若更照其他三處經多少時節如此則夜須極長何故今中國晝夜有均停時而冬夏漏刻長短相去亦不甚遠其說于是不通矣

論九州山水支脉

朱子曰冀州正是天地中間好風水山脉從雲中發來雲中正高脊處自脊以西之水則西流入于龍門西河自脊以東之水則東流入于海前面一條黃河環遶右畔是華山聳立爲虎自華來至中爲嵩山是謂前案遂過去爲泰山聳于左是爲龍淮南諸山爲第二重案江南諸山及五嶺又爲第三重案○或問

天下之山西北最高朱子曰然自關中一支生下函谷以至嵩少東盡泰山此是一支又自嶧冢漢水之北生下一支至揚州而盡江南諸山則又自岷山分一支以盡乎兩浙閩廣○朱子曰大凡兩山夾行中間必有水兩水夾行中間必有山江出岷山岷山夾江兩岸而行那邊一支去爲江北許多去處這邊爲湖南又一支爲建康又一支爲福建二廣○朱子曰岷山之脉其一支爲衡山者已盡於九江之西其一支又南而東度桂嶺者則包湘源而北經袁潭之境以盡於廬阜其一支又南而東度庾嶺者則包彭蠡

之源以北盡於建康其一支則又東包浙江之源而北其首以盡會稽南其尾以盡乎閩粵也○朱子曰江西山皆自五嶺贛上來自南而北故皆逆閩中山却是自北而南故皆順又曰閩中之山多是北來水皆東南流江浙之山多自南來水多北流

又論九州山水

蔡沈

九峰蔡氏曰河北諸山根本脊脉皆自代北寰武嵐憲諸州乘高而來其脊以西之水則西流以入龍門西河之上流其脊以東之水則東流而為桑乾幽冀以入于海其西一支為壺口太岳次一支包汾晉之

源而南出以為析城王屋而又西折以為雷首又次一支乃為太行又次一支乃為恒山此大河北境之山也其江漢南境之山則岷山之脉其北一支為衡山而盡於洞庭之西其南一支度桂嶺北經袁筠之地至德安之敷淺原二支之間湘水間斷衡山在湘水西南敷淺原在湘水東北孔氏以為衡山之脉連延而為敷淺原者非也

淮南子地形訓言闔四海之內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禹乃使大章步自東極至于西極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使監亥步自北極至

并州種絲 卷之三十五  
于南極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

明分野地名郡邑同異別術

百王制度代有沿革考究實難况地名同異古今混淆尤難辯誠以山川所留時各有異名而郡邑之名又復非古或沿其地而異其名或襲其名而遷其地或地亦遷而名亦革是必仰觀推候有失之弊且如河東一名也有兖州之河東有并州之河東黃河北流故河北東路在河之東秦漢以還河決東下故河東移在并州河西一名也有雍州之河西有涼州之河西河南一名也有中土之河南有沙塞之河南銀

下諸州是也河北一名也有中國之河北有陰山之河北加之百王疆理代有不同有指一郡言者有指一州言者有指一道言者故周之河內異乎漢之河內周之河內冀州今河北路漢之河內今懷衛二州是也漢之河東異乎唐之河東漢河東今河中府唐河東今河東路古之淮南及今淮北宿亳之州是也今之河北乃古之河東河北東路是也以至淮西一名也有在京西有在京東漢立楚王今京東西路唐裴度平淮西今京北路江西一名也有在江北有在江南魏武帝紀稱江西遂空今淮南東路江南一名

也有稱江右江南今金陵江右今中原也山東一名  
也有指河南言據華山言有指河北言杜牧之言此  
山川所留時各異名也常考歷代州郡之名多異於  
古有履其地而不沒其名者如有稱河亶甲居河今  
相州是也春秋衛侯燬滅邢邢州也楚子入陳卽今  
陳州齊師滅萊卽今萊州楚子圍鄭卽今鄭州之新  
鄭縣齊侯侵蔡今蔡州之上蔡縣若此之類也有非  
其地而空存其名者如春秋吳入郢近今之郢州而  
非也古郢在今荆南府界去郢州三百里楚人滅舒  
非今之舒州古舒州在廬州舒成去舒州三百里楚

人滅黃非今之黃州古黃州在今光州定城縣去黃  
州四百五十里有西亳南亳北亳皆非古之亳州西  
亳在洛陽偃師縣南亳在南京谷樊縣北亳在東京  
考城縣東楚西楚南楚皆非今之楚州東楚今平江  
西楚今徐州南楚今荊州若此之類也是州之名旣  
異於古縣之名抑又乖戾有名同於古而地非於古  
今之酒泉非左傳王與虢公酒泉之邑今之酒泉在  
河西關夷地爲酒泉郡古之丹陽在荆南左傳楚子  
爲子丹陽今之丹陽在江東潤州丹陽郡古之豫章  
在江北史記楚敗吳於豫章今廬州也今之豫章在

江南今江西隆興是古之澶淵在河南會于澶淵春秋時濮州今之澶淵在河北東路古之南陽在河北左傳晉於是始啓南陽今懷州也今之南陽在河南今京西南路鄧州皆晉地也古之東陽在淮北今之東陽在浙西皆吳地也古之漢陽在陝西漢之漢陽郡卽今秦州今之漢陽古湖之漢陽軍湖北路皆居漢水陽以至楚一地也有兩方城左傳楚方城在唐州北陽縣又楚師侵州庸方城房州上庸縣也漢一時也有兩廣武漢高祖與項王對語廣武在鄭州又代州亦爲廣武也當時皆英哲之辯悠悠千載其可

考哉前史所載山川地名皆本一時傳紀而遂爲信史叅歷代志必混淆驗其名則初無異同考其地則一彼一此仰觀推測幾何而不誤哉故百王制度考正實難而地名異同尤難辯也

解天問川流之故

朱熹

屈子天問九州安錯川谷河漭東流不溢孰知其故朱子曰水注海曰川注川曰溪注溪曰谷此章三問今答之曰九州所錯天地之中也川谷之漭衆流之會也不溢之故則列子曰渤海之東不知幾億萬里有六壑焉實惟無底之谷名曰歸墟八紘九野之水

天漢之流莫不注之而無增無減焉莊子曰天下之水莫大於海萬川歸之不知何時止而不盈尾閭泄之不知何時已而不虛柳子曰東窮歸墟又環西盈脉穴土區而濁濁清清墳壚燥䟽滲渴而升充融有餘泄漏復行器運漉漉又何溢焉三子之言遞相祖述而柳又明歸墟之泄非出之天地之外也但水入於東而復遶於西又滲縮而升乃復出於高原而下流於東耳此其說亦近似矣然以理驗之則天地之化往者消而來者息非以往者之消復為來者之息也水流東極氣盡而散如沃焦釜無有遺餘故歸墟

尾閭亦有沃焦之號非如未盡之水山澤通氣而流注不窮也

河源志

潘昂霄 輟耕

延祐乙卯春聖天子以四海萬國之廣軫念庶民艱虞罔控告也分使諸外郡諸道布揚德威戚休興替之清洿揚激之畿甸密邇獨不得均其澤越五月詔前翰林學士承旨臣闊闊出翰林侍讀臣昂霄奉使宣撫京畿西道臣昂霄承命驚悸罔措唯務罄竭忠赤盡民瘼後已闊闊公一日語昂霄曰余嘗從余兄榮祿公都實抵西國窮河源聞之不覺瞿然以駭有



是乎哉請畢其語公曰世祖皇帝至元十七年歲在  
庚辰欽承聖諭黃河之入中國夏后氏導之始自積  
石粵漢唐所不能悉其源今爲吾地朕欲極其源之  
所出營一城俾蕃賈互市規置航傳凡物貢水行達  
京師古無有也朕爲之以求後來無窮利益難其人  
都實汝舊人且習讀國語往圖汝諧授招討使佩金  
虎符以行是歲至河州州東六十里有寧河驛驛西  
南五六十里山曰捉殺馬關林麓窮隘譯言泰石答  
班啓足寢高一日程至巔西邁愈高四閱月約四五  
千里始抵河源冬還圖城傳位置以聞上悅往營之

授土蕃等處都元帥仍金虎符置察案督工工師悉  
資內地造航爲艘六十城傳措土物完闕闕出驛聞  
適相哥征昆哥滅不廻力沮遂止翼歲兄都實旋都  
河源在止蕃朶甘思西鄙有泉百餘泓或泉或潦水  
沮如散渙方可七八十里且泥淖弱不勝人跡逼觀  
弗克旁復高山下眎燦若列星以故名火敦惱兒火  
敦譯言星宿也羣流奔湊近五七里匯二巨澤名阿  
刺腦兒自西徂東連屬吞噬廣輪馬行一日程迤邐  
東驚成川號赤賓河二三日程水西南來合流入赤  
賓其流寢大始名黃河然水清人可涉又一二日岐

裂八九股名也孫幹論譯言九度通廣六七里馬亦  
可度又四五日程水渾濁土人抱革囊乘騎過之民  
聚落糾木榦象舟傳毛革以濟僅容兩人繼是兩山  
峽東廣可一里二里或半里深叵測矣朶甘思東北  
鄙有大雪山名亦耳麻不莫刺其山最高譯言騰乞  
里塔卽崑崙也山腹至頂皆雪冬夏不消土人言遠  
年成冰時六月見之自八九股水至崑崙行二十日  
程河行崑崙南半日程地又四五日程至地名闕卽  
及闕提二地相屬又三日程地名哈刺別里赤兒四  
達之衝也多寇盜有官兵鎮防崑崙迤西人簡少多

處山南山皆不穹峻水亦散漫獸有鬃牛野馬狼狽  
獬羊之類其東山益高地亦漸下岸狹隘有狐可一  
躍越之者行五六日程有水西南來名納隣哈刺譯  
言細黃河也又兩日程水南來名乞兒馬出二水合  
流入河河北行轉西至崑崙北二日程地水過之北  
流少東又北流約行半月程至貴德州地名必赤里  
始有州事官府州隸河州置司土蕃等處宣慰司所  
轄又四五日程至積石州卽禹貢積石五日程至河  
州安鄉關一日程至打羅坑東北行一日程洮河水  
南來入河又一日程至蘭州其下過北度至鳴沙州

過應吉里州正東行至寧夏府南東行卽東勝州隸  
西京大同路地面自發源至漢地南地澗溪細流傍  
貫莫知紀極山皆草山至積石方林木暢茂世言河  
九折彼地有三折蓋乞兒馬出及貴德州必赤里也  
漢張騫使絕域羈聯拘執艱危百罹歷大宛月氏等  
數國其傍大國五六皆稱傳聞以爲窮河源烏能覩  
所謂河源哉史稱河有兩源一出于闐一出葱嶺于  
闐水北流合葱嶺河注蒲類海不流狀至臨洮出焉  
今洮水自南來非蒲類明矣詢知土人言于闐葱嶺  
水其下流散之沙磧又有言河與天河通尋源得織

女支機石以歸亦妄也崑崙去嵩高五萬里閼風玄  
圃積瑤華蓋仙人所居又何耶唐史土蕃傳河上流  
由洪濟梁南二千里水益狹春可涉秋夏乃勝舟其  
南三百里三山中高而四下曰紫山故所謂崑崙其  
言頗類然止稱河源其間云國家敝天威亘天所覆  
燾無間海內外冠帶萬國罔非臣妾視漢唐爲不足  
訝故窮河源去萬里若步閼闐嘻盛典也不可不志  
因志之都實族女真蒲察氏統烏思臧路暨招討都  
元帥凡三至吐蕃闊闊出今除甘肅行省叅知政事

河源志序

柯九思 輟耕

荆川集卷之五十五  
河源有志自本朝始前乎此曷爲未有志河源者道  
路遼阻所傳聞異辭莫能究河之源也山經曰敦薨  
之水西流注于沕澤出於崑崙之東北陬實惟河源  
而水經載河出崑崙經十餘國乃至沕澤山經又稱  
陽紆之山河出其中陵門之山河出其中穆天子傳  
亦云陽紆之山曰河北馮夷所居是惟河宗氏釋氏  
西域志稱阿耨達大山上有大淵水卽崑崙山也地  
里志亦稱崑崙山在臨羌西而漢書載河出兩源或  
稱有或稱無河源所著異同况世殊代易名地亦異  
終莫能有究之者我太祖皇帝二十有一年春正月

征西夏夏取甘肅等城秋取西涼府遂過沙陀至黃  
河九渡按崑崙當九渡下流則崑崙固已歸我職方  
氏矣憲宗皇帝二年命皇太弟旭烈帥諸部軍征西  
域凡六年關封疆四萬里於是河源及所注枝出者  
盡在封域之內當時在行有能記其說皆得於目擊  
非妄也逮世祖皇帝功成治定天下殷富遂命臣都  
實置郡河源故翰林侍讀學士潘公得究其詳實搜  
源折派而作斯志乃知更崑崙行一月始窮河源於  
戲當四海混一之盛聞廣見覈致數千載莫能究者  
俾後世有攷而傳信焉豈斯文之光實邦家無疆之

休也元統元年奎章閣博士柯九思序

河渠書

司馬遷

夏書曰禹抑鴻水十三年過家不入門陸行載車水行乘舟泥行蹈毳山行即橋以別九州隨山浚川任土作貢通九道陂九澤度九山然河蓄衍溢害中國也尤甚唯是為務故導河自積石歷龍門南到華陰東下砥柱及孟津維汭至于大邳于是禹以為河所從來者高水湍悍難以行平地數為敗乃廝二渠以引其河北載之高地過降水至于大陸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入于勃海九川既疏九澤既灑諸夏艾安功

施于三代自是之後滎陽下引河東南為鴻溝以通宋鄭陳蔡曹衛與濟汝淮泗會于楚西方則通渠漢水雲夢之野東方則通鴻溝江淮之間于吳則通渠三江五湖于齊則通菑濟之間于蜀蜀守冰鑿離碓辟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之中此渠皆可行舟有餘則用漑浸百姓饗其利至于所過往往引其水益用漑田疇之渠以萬億計然莫足數也西門豹引漳水漑鄴以富魏之河內而韓聞秦之好興事欲罷之毋令東伐乃使水工鄭國間說秦令鑿涇水自中山西邠瓠口為渠並北山東注洛三百餘里欲以漑田中

非川和紀 卷之五十三  
作而覺秦欲殺鄭國鄭國曰始臣爲閭然渠成亦秦  
之利也秦以爲然卒使就渠渠就用注填闕之水溉  
澤鹵之地四萬餘頃收皆畝一鐘于是關中爲沃野  
無凶年秦以富彊卒并諸侯因命曰鄭國渠漢興三  
十九年孝文時河決酸棗東潰金隄于是東郡大興  
卒塞之其後四十有餘年今天子元光之中而河決  
于瓠子東南注鉅野通于淮泗于是天子使汲黯鄭  
當時興人徒塞之輒復壞是時武安侯田蚡爲丞相  
其奉邑食郿郿居河北河決而南則郿無水蓄邑收  
多蚡言於上曰江河之決皆天事未易以人力爲彊

塞塞之未必應天而望氣用數者亦以爲然于是天  
子久之不事復塞也是時鄭當時爲大農言曰異時  
關東漕粟從渭中上度六月而罷而漕水道九百餘  
里時有難處引渭穿渠起長安並南山下至河三百  
餘里徑易漕度可令三月罷而渠下民田萬餘頃又  
可得以溉田此損漕省卒而益肥關東之地得穀天  
子以爲然令齊人水工徐伯表悉發卒數萬人穿漕  
渠三歲而通通以漕大便利其後漕稍多而渠下之  
民頗得以溉田矣其後河東守番係言漕從山東西  
歲百餘萬石更砥柱之限敗亡甚多而亦煩費穿渠

引汾溉皮氏汾陰下引河溉汾陰蒲坂下度可得五千頃五千頃故盡河壩棄地民芟牧其中耳今溉田之度可得穀二百萬石以上渭上與關中無異而砥柱之東可無復漕天子以然發卒數萬人作渠田數歲河移徙渠不利則田者不能償種久之河東渠田廢予越人令少府以爲稍入其後人有上書欲通褒斜道及漕事下御史大夫張湯湯問其事因言抵蜀從故道故道多阪回遠今穿褒斜道少阪近四百里而褒水通沔水通渭皆可以行船漕漕從南陽上沔入褒褒之絕水至斜間百餘里以車轉從斜

下下渭如此漢中之穀可致山東從沔無限便于砥柱之漕且褒斜材木竹箭之饒擬于巴蜀天子以爲然拜湯子邛爲漢中守發數萬人作褒斜道五百餘里道果便近而水湍石不可漕其後莊熊羆言臨晉民願穿洛以溉重泉以東萬餘頃故鹵地誠得水可令畝十石於是爲發卒萬餘人穿渠自徵引洛水至商顏下岸善崩乃鑿井深者四十餘丈往往爲井井下相通行水水頽以絕商顏東至山嶺十餘里間井渠之生自此始穿渠得龍骨故名曰龍首渠作之十餘歲渠頗通猶未得其饒白河決瓠子後二十餘歲

井ノ末糸  
卷之五十五  
歲因以數不登而梁楚之地尤甚天子既封禪巡祭  
山川其明年旱乾封少雨天子乃使汲仁郭昌發卒  
數萬人塞瓠子決於是天子已用事萬里沙則還自  
臨決河沉白馬玉璧于河令郡臣從官自將軍已下  
皆負薪寘決河是時東流郡燒草以故薪柴少而下  
淇園之竹以爲楨天子既臨河決悼功之不成乃作  
歌曰瓠子決兮將柰何皓皓軒軒兮閭殫爲河殫爲  
河兮地不寧功無已時兮吾山平吾山平兮鉅野溢  
魚沸鬱兮柏冬日延道弛兮離常流蛟龍騁兮方遠  
遊歸舊川兮神哉沛不封禪兮安知外爲我謂河伯

兮何不仁泛濫不止兮愁吾人齧桑浮兮淮泗滿久  
不反兮水維緩一曰河湯湯兮激潺湲北渡迂兮浚  
流難攀長茨兮沈美玉河北許兮薪不屬薪不屬兮  
衛人罪燒蕭條兮噫乎何以禦水頽林竹兮櫟石藟  
宣房塞兮萬福來於是卒塞瓠子築宮其上名曰宣  
房宮而道河北行二渠復禹舊迹而梁楚之地復寧  
無水災自是之後用事者爭言水利朔方西河河西  
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溉田而關中輔渠靈軹引堵  
水汝南九江引淮東海引鉅定太山下引汶水皆穿  
渠爲溉田各萬餘頃佗小渠披山通道者不可勝言



然其著者在宣房太史公曰余南登廬山觀禹疏九江遂至于會稽太滄上姑蘇望五湖東闕洛汭大邳迎河行淮泗濟漯洛渠西瞻蜀之岷山及離碓北自龍門至于朔方且曰甚哉水之爲利害也余從負薪塞宣房悲瓠子之詩而作河渠書

論水土生民異劑

管仲  
杜牧

管子曰齊之水道躁而復故其民貪麤而好勇楚之水淖弱而清故其民輕果而賊越之水濁重而均故其民愚疾而妬秦之水泔最而稽淤滯而雜故其民貪戾罔而好事齊晉之水枯旱而運淤滯而雜故其

民諂諛而葆詐巧佞而好利燕之水萃下而弱沉滯而雜故其民愚戇而好貞輕疾而易死宋之水輕勁而清故其民簡易而好正是以聖人之化世也其解在水故水一則人心正水清則民心易此卽漢志所謂繫水土之風氣也杜牧云山東之地稱其水土與河南等常重十三故其人沈鷲多材力重許可能辛苦

辯三家論潮之誤

史伯璿

盧肇海潮賦序其畧潮之生因乎日也近代言潮者皆以水爲陰類牽於月而高下隨之也殊不知月之

與海同物也物之同能相激乎易曰天地睽而其事同也夫物之形相睽而後震動焉譬猶烹飪水盈鼎而不爨之欲望膳羞之熟得乎潮亦然也天之行健日傳于天天左旋入海而日隨之日之至也水其可以附之乎故因其灼燉而退焉退於彼盈於此則潮之往來不足怪也其大小之期則制於月日月合朔之際則潮始微絕以至陰之物邇於至陽是以陽之威不得肆焉陰之輝不得明焉是以月之與潮皆隱乎晦此潮生之實驗也其胸其眇則潮亦隨之乃知日激水而潮生月離日而潮大斯不刊之理也按肇

謂潮生因日朔微望大與潮候全不相應肇往往北方之人但聞海之有潮而不知潮之爲候遽欲立言其差失皆不足辯但其言天旋入海日之所至水不可附則不惟不知潮亦不知天天所運日所至之處豈復有海乎海雖極大然不有天之大气舉之則海亦何所至止哉是知天之氣不極其厚則不能束海與地於其中然則日所傳之處正在天氣之中吾意其內與海水相距不知凡隔幾萬里至勁極厚之氣曾謂天有入海之理日有激海之勢乎若肇者真不知而言者也余安道譏之豈爲誣哉余安道海潮圖

序其略曰古之言潮者多矣皆下經據唐世盧肇著  
海潮賦自謂極天人之論世莫敢非予嘗東至海門  
南至武山廣州旦夕候潮之進退弦望視潮之消息  
乃知盧氏之談蓋不知而作者也夫陽燧取火於日  
陰鑑取水於月從其類也蓋月之所臨則水往從之  
故月臨卯酉則水漲乎東西月臨子午則潮平乎南  
北皆係於月不係於日何以知其然乎夫朔望前後  
月行差疾故晦前三日潮勢長朔後三日潮勢極大  
望亦如之非謂遠於日也月弦之際其行差遲故潮  
之去來亦合沓不盡非謂近於日也夫春夏晝潮常

大秋冬夜潮常大蓋春為陽中秋為陰中歲之有春  
秋猶月之有朔望也故潮之極漲常在春秋之中潮  
之極大常在朔望之後此又天地之常數也今通東  
南二海之盈縮以誌其期西北二海所未嘗見故闕  
而不紀昔嘗候於海門月加卯而潮平者日月合朔  
則旦而平上弦則午而平望已前為晝潮望已後為  
夜潮月加酉而潮平者日月合朔則日入而潮平上  
弦則夜半而平望則明日之旦而平望已前為夜潮  
望已後為晝潮此東海之潮候也又嘗候於武山月  
加午而潮平者日月合朔則午而潮平上弦則日入

而平望則夜半而平上弦已前爲晝潮上弦已後爲  
夜潮月加子而潮平者日月合朔則夜半而潮平上  
弦則日出而平望則午而平上弦已前爲夜潮上弦  
已後爲晝潮此南海之潮候也按余氏所以譏盧氏  
之失當矣而所誌東南二海之潮候亦可謂詳審非  
不知而作也但所謂月之臨水往從之之說則亦  
盧氏天旋入海日之所至水不可附之見也月所在  
之處與海水不知相去凡幾萬里曾謂水有可以從  
月之理乎至曰潮漲潮平皆係於月亦未必然謂之  
皆與月相應可也謂係於月則拘矣及其論朔望春

和潮之極漲極大則又皆歸之氣數然後知向也水  
之從月潮係乎月之說皆未得爲通論也何則謂朔  
望兩弦月行有疾有遲故潮大潮小因之以爲皆係  
於月似矣春陽中秋陰中潮當其時而極漲豈亦係  
於月乎非不通之論而何餘於後段究之臨安志論  
潮其畧曰潮汐往來爲天地之至信古人嘗論之率  
未之盡大抵天包水水承地而一元之氣升降於太  
空之中地乘水力以自持且與元氣升降互爲抑揚  
方其氣升而地沉則海水溢上而爲潮及其氣降而  
地浮則海水縮而爲汐然晝夜之攻擊乘日升降如

應乎月日臨於子則陽氣始升月臨於午則陰氣始  
升故也夕朝之期日皆臨子晝潮之期月皆臨午焉  
如此則海之潮生長平落皆同時焉日月之會謂之合朔故月朔之夜潮日亦臨子月朔  
之晝潮月亦臨午焉以時有交變氣有盛衰而潮之  
所至亦因之爲小大當卯酉之月則陰陽之交也氣  
以交而盛故潮之大也獨異於餘月朔望之後則天  
地之變也氣以變而盛故潮之大也獨異於餘日是  
篇所論又不若盧氏余氏之猶有所主也既以爲氣  
有升降又以爲地有沉浮既以爲乘日升降又以爲  
如應乎月初無的見但務臆度正醫家所譏譬猶獵

不知兔而廣絡原野冀一人之獲術之疎也甚矣况  
皆以升降屬之氣又以升降屬之日所謂升降一歟  
二歟且地之與水俱爲有形之物則氣有運動形皆  
隨之可也今乃氣之一升一降獨地爲之一沉一浮  
而水則皆與氣不相干唯因地之浮沉而有溢有縮  
焉豈理也哉况形隨氣動則氣升而地浮氣降而地  
沉可也今乃氣升而地反沉氣降而地反浮是地與  
氣亦不相干矣不但水也凡此又皆病之小者獨地  
有沉浮之說其病最大浮沉則動上動下無寧靜時  
矣吾聞天動地靜矣未聞地亦動也意者地本不動

特論者無以為潮汐之說故強之使動耳又何足辯乎唯篇末時有交變氣有盛衰之言似有可取當存之以備一說右三家論潮之說皆有疑處愚已畧辯之矣獨以月與氣為說者有可取而未盡也蓋謂潮與月相應則可謂水往從月潮係乎月則不可謂水隨氣而往來則可謂水因氣而溢縮則不可何則夫水為陰物乃陰氣之成形者月為陰精乃陰氣之成象者同一陰氣固宜有相應之理矣所以海潮朔望則大兩弦則小而每月潮之長落與月之升降其數皆合不謂之相應不可也雖則相應不過同此一氣

則自然為流通不約而符初非形相從而勢相係也若謂水之與月必須相從相係則二者何常可以相及而拘拘如是哉前論已詳此不再述凡天地間有形之物未有不隨氣而運動者豈有潮汐去來而獨不由乎氣哉但以為氣有升降故海有溢縮今則東南二海之潮候皆不同時是則潮乃水之流來流去而非海之溢上縮下也明矣然則潮汐之所以然果無定說乎曰余氏候東南二海之潮則平于東者常先平于南者常後每以三時為差但不知其所以有如此之先後者何故既而博詢海上之行舟者皆以

爲惟近海有垠潮處可以測潮之長落耳巨海之中  
茫無畔岬欲知潮之長落不過以北水南水候之而  
已是故北水南來則爲長南水北來則爲落是測潮  
之長必自北而南也然後知東南二海潮候有不同  
者以此而已然猶未知潮之長必自北而南者又何  
故也以愚度之天以河圖示象於聖人聖人以易象  
示教於天下後世不信天與聖人尚誰信哉河圖以  
一六水居北而後天八卦之方位亦以坎爲北方之  
卦坎之象非水乎是則北固水之定位也潮之自北  
而南所以然豈必外此而他求哉雖然潮特有形之

物耳非有氣以運之水亦不能以自行也氣即水之  
氣耳是故氣有翕張則潮有長落方其氣之始張於  
地也則水爲氣所擁而南奔而潮長張之極則水益  
南而潮以平張極而翕翕則水北還而潮落矣翕極  
復張張極復翕則潮又長而又落矣氣之張於北也  
有定所則潮之長也宜同時矣是故東已平而南方  
生南旣平而東已落東旣落則北復生矣氣之一翕  
一張如循環然無停機也潮之一往一來應期不爽  
此理之常無足怪者區區愚僅止於此至於潮有大  
小早晚之異則未得其說不敢以臆決也無已則信

以與月相應之言可也惟潮大卯酉之月則終莫知其故恐亦不過由於一氣之運而已必深求其如何以質之則鑿矣當闕之以俟知者嶺外錄江浙之潮潮則朔望大潮謂之先水日止一潮謂之小水瓊海之潮半月東流半月西流潮之大小隨長短星不係月之盛衰豈不異哉

論三江水味別

丹鉛續錄

蘇子瞻志林有三江水味別之說蔡傳深非之然以禹貢本文論之揚州言三江既入而於經言江漢潮宗於海則同流而自爲道可知矣許敬宗謂濟入河狀地南出亦以味別以今揚子江心有南冷北冷之異

則知其入而不合正不疑也古有五行之官水管得職則能辯其性味潛而復出合而更分皆可辯之故師曠易牙張華陸羽張又新品天下之水性味不同蓋古水官之遺法豈獨爲口腹哉蘇子之說蓋本於此味別之說恐不可廢况蔡氏於後章之傳亦性別鹹苦之說何獨怪蘇子哉

又考郭緣生述征記緣生於河上遇一書生問之曰何知濟與河上源不異物之不同猶鉛錫也比濟既入於河性與河別不能合混滲漉入地狀行而溢爲滎爾今之歷下發地悉是流水濟所過也東阿之水



正濟所溢故今阿膠上濁任吐下膈踈痰正以性趨  
下清而且重故治於濁逆上之病譬如油之與水固  
不同情九夏之辰冷熱之風亦各爲隊豈必謂無水  
過水哉涇渭分曹南北異零此理不少鄭樵謂山過  
山則分水過水則合世無山過山水過水之理謂漢  
入於江其文止此有脫文沈入於河其文亦止於此  
而溢爲滎之上當更有導沈水數句說經不通不以  
爲脫必以爲誤此書生之竺疾也慎嘗闢其說云山  
過山則分難分而性不分如羅浮二碣以風雨而合  
離蓬萊兩山隨波濤而上下玄中記云名山有孔竅

相通是也水過水則合雖合而性不合沈括云水以  
漳名者從水於章章者別也文也謂兩物相合有文  
章可別也清漳濁漳合於上黨當陽者沮漳合流也  
灑上者章貢合流也鄣郡者西江合流也毫漳者漳  
渦合流也雲夢者漳鄭合流也凡此數處皆清濁合  
流色理如蟠螭又數十里如璋璋者判合之器也白  
公問於孔子曰以水投水何如孔子曰淄澠之味易  
牙能知之斯固味別之說也蔡氏之譏蘇子亦過矣  
或問余水味之說則詳矣水性之別何如曰班固司  
馬遷貨殖傳地理志備矣論其極則庭州灞水金鐵

井ノ和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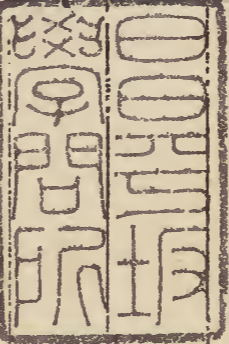
皆漏庭川瀾水在大荒之外以金鐵承之皆漏惟邨

延之川角與瓠葉則否拘夷山中有流水亦如之邨

于洛陽塵弱水弱毛黑溪玄瀆南荒有黑溪水其水以塗

所謂黑昆侖今之象奴也悉唐制角畔怯腐手經見佛

水性不同有如此者學所以貴博物也



新刊唐荆川先生稗編卷之五十五

